

秋花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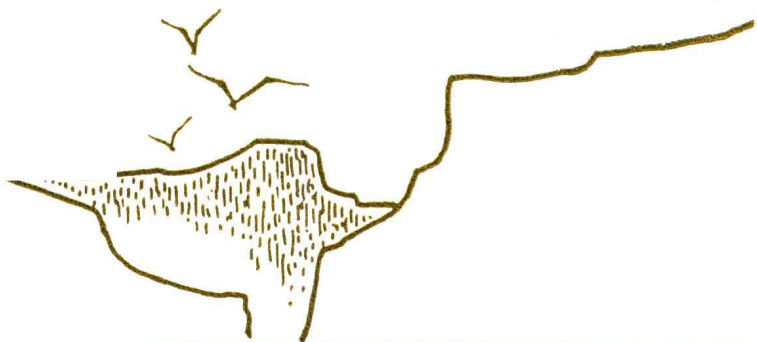
游长植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秋
花
畫





秋 花 蜜

游 长 植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设计：杨守年

秋 花 蜜

游长植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 $\frac{5}{8}$ 插页 4 字数 78 千

1982 年 4 月第一版 198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200 册

书号：10118·519

定价：0.40 元

目 录

漂 木	1
打鼓草	5
鸭 群	10
猎 手	16
幽 兰	25
钟的故事	34
山村晨曲	39
铁树银花	44
乌桕红叶	49
猕猴桃	58
茶 话	66
神奇的天麻	74
竹乡、竹与笋	80
豆麻篇	86

大豆	86
芝麻	91
美哉，玉蜀黍	96
茗 赞	103
红花草（外一章）	109
绿之谜	115
田园“舞蹈家”和“歌唱家”	121
蝶	121
蛾	125
蜜蜂	129
秋花蜜	133
蛙 说	139
蚊事小议	147
“大”“小”鱼的神话	155

漂 木

我的宿舍紧临着金沙江，我喜欢临窗眺望——看两岸高耸入云的青山，看岸边葱郁的绿树林带。我更爱看那紧张繁忙的江面：看机动船乘风破浪，看带桨的木帆船机智地越过险滩，看那江面上自由行动的漂木，向着既定的目标勇往直前……

在祖国的江河中，金沙江是河道较窄、落差较大、流速较快的。解放后，几经疏浚，才使得下游段通航。那穿过林区暂时还不能通航的上段河道，却利用来流放漂木。每到汛期，上游沿岸的伐木工人便把那些伐下来的质地较轻的原木送入江中，借助喘急的江流把它们漂送到长江沿岸既定的地方。于是，放漂季节的金沙江，就显得格外繁忙。

看漂术在江上漂行是很有趣的：一节一节的原木在江面上没人指挥，但它们却象游泳健儿似的沿着“水径”一个接一个地列队行进。有时也两个三个地紧挨着身子并肩同行，好象是十分欢愉地在互相交谈着出山后沿途的见闻。到滩头了，它们又象是早已有准备、毫无惧色地猛然扎进喘急的漩涡中，一瞬间可又在老远的滩尾出现。接着，依旧是一个接一个的列队前进，或两个三个地并肩同行。这时，它们的速度更快、游的也更欢了。

陆有陆路，水有水路。金沙江的水路就是因河床畸形造成的“水径”。漂木在“水径”上流速最快。反之，“漂木最怕‘洄水沱’”，到了这里，水的流速缓了，“水径”乱了，因此，行经洄水的漂木有时会被留下。而留下的漂木也就绕着洄水一圈两圈地不停地打转，象是千方百计地想冲出洄水圈而又老是出不去。不知为什么，每当见到这情景，我的心也似乎被它们牵引着不停地打转，很不是滋味，总是暗地里急切地希求它们快些摆脱那洄水的力，冲上“水径”去。

一个初冬的傍晚，天下着牛毛细雨，我临窗眺望被笼罩在雨雾中的灰蒙蒙的江面，发现不远

处的一段洄水沱里，又有一节漂木在打转。一圈、两圈……我的心又自然地被牵引着不停地打转了。它一次次的好不容易才游到洄水的边缘，眼见就要上“水径”了，可忽地又被洄水拉了回去。

要是有人能助它一臂之力，那该有多好呵。当漂木慢慢地又漂游到洄水的边缘，快上“水径”时，我这样想着、希求着。说也奇怪，正当我这样暗地希求的时候，忽地有一股无形的力在漂木身后猛地向前一推，漂木忽然冲出了洄水圈，奔上“水径”，回到同伴们的行列里迅速地流去了。我的心也顿时轻松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江面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，似乎正迎着风浪游向江岸。黑点愈游愈近，渐近渐大，借乎夜色和雨雾笼罩，我却只能看出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我想，这一定是位好事的年轻力壮的游泳健儿，因为这是一次与江水斗技、斗智、斗力的冒险行动。何况天色已晚，弄不好是会被卷入江心急流而葬身鱼腹的。正当我这样瞎想时，忽然从江边传过来一位老大娘的叫嚷声：

“你……你不要老命了，你都是有病才从‘青山’^①上退休回来的呀！”

^① 青山：伐木工人对林区的爱称。

“……嘿！这木头好不容易才出山呵，让它早一点去‘报到’嘛！”答话的正是那个刚起岸的身影高大的人。出乎我的意料，听话音，他竟是一位老大爷。

“过去没有你去推它就不出去了？！”

“……嘿！嘿！过去是过去，现在不同了，你看那木头在洄水沱里急得打转转，它心里多难过呀！”

“木头难过呀，我看是你心头难过！”

“……嘿！我们是‘青山’上的老伙伴呀！它难过我还不难过？！”

“你……你呀！你就只晓得‘青山’！”

“嘿！嘿嘿！”

……

夜色浓了，朦胧的江面上只隐约地看得见一节节漂木的身影。望着那些一刻也不肯停步，正趁着夜色、踏着急流前进的漂木，我突然觉得，那位酷爱漂木的退休老工人多么酷似漂木。

打 鼓 草

山 里的初夏，玉米锄草时候到了，满山遍野响起了“咚！咚！咚！”的鼓声。在鼓点伴奏下，先是高亢悠扬的男高音领唱：“太阳（咗）出来哟，红彤彤（咗）”紧随着便是几十人的男女合唱声：“红彤彤（咗）……”于是鼓声、歌声、欢笑声，组成了一支大合唱，好听极了，热闹极了，开怀极了！

外乡来的人，初进山来，还当是哪里在进行精彩的民歌演唱哩！可是，当鼓点、歌声把你的视野引向那些歌唱者时，你终于看清楚了：在那长着绿油油的禾苗的梯地里，锄草的社员们几十个一字儿排开，整齐不素，一个个精神抖擞地边锄草边唱歌。这排人前面不远处站立一人，他颈上用布袋悬挂的一只小皮鼓，一直垂至腰

间，双手不停地有节奏地敲着鼓，口里唱着歌，他就是这支歌唱着的劳动队伍的指挥。每支歌都由他领唱，按照传统习惯，人们亲切地称呼他“打鼓匠”。

“打鼓匠”的一双眼睛时刻注视着每个锄草人的动作，看哪里“翼口”^①拉开了，谁掉了，谁锄的不够质量了，便立即提出意见来。此外，从出工到收工的整天里，主要是用鼓点歌声作指挥。于是，歌声便在鼓点的伴奏下，从早到晚地唱个不断纤。

清晨，群山初醒，清脆悦耳的鼓点便响了。社员们一个个踏着鼓点相随着走出家门。上坡去的路上，走在前头的“打鼓匠”，开始唱出第一支晨歌：“太阳出来红满坡，身背花鼓口唱歌，鼓是响皮鼓，歌是劳动歌。三响鼓，两句歌，打打唱唱上山坡……”歌声，为人们拉开了一天劳动的序幕。

勤奋的山民，不愧是民歌手。听吧，到了平地，“打鼓匠”唱的是：“放下早饭碗，烧完叶子烟，打起精神来，募它一塍山。”待劳动一阵之后，“打鼓匠”见大家有些累了，便唱起招呼

^① 锄草时，一人使锄所能及的面积，称为一个翼口，用

大伙歇气的歌：“铲锄叶儿弯，薅完一塄山，社员（伙）歇口气，好烟烧一杆（只）。”一杆山烟烧完，见大家的气已抖匀了时，歌声又起了：

“烟草劲头足，快把‘翼口’排。‘翼口’排齐整，扎实干起来。”这时，如果发现谁坐着迟迟不动，他会唱起催促的歌：“烧足山烟快起身，莫把黄土坐成坑。”而在锄草过程中，“打鼓匠”既是指挥员，又是农活质量检查员，见谁不留心锄断了苗，他会唱起警告的歌：“薅草莫要闭眼睛，免得苗草两不分。”此外，一整天的劳动中，“打鼓匠”还会不时变换着各种歌题，歌唱伟大的党、歌唱翻身解放、歌唱社会主义。有时，还以各种“花”儿、“字”儿为题。当夜幕降落，山岭村屋上空的缕缕炊烟在向着亲人们招手时，“打鼓匠”便带着对一天劳动成绩的满意心情，唱出最后一支收工歌：“今天任务已完成，慢慢收锄转回程。双手敲起收工鼓，明天再请早出门。”接着，是一阵急如骤雨的鼓点，祝贺一天的劳动成绩，催人们回家休息。

打鼓草歌的调门很多，有空腔、筒筒腔、弯弯腔……那悠美和谐的曲调，正好抒发山民们那粗犷、爽朗而乐观的性格，永不疲倦的战斗精神。

打鼓草歌始于何时已无从查考，但从留传下来的一些陈古的打鼓草歌中，可以看到它的主人们昔日的遭遇。听吧：“清早起来就唱歌，日出唱到日头落。不是心欢嘴巴痒，只怪心头烦恼多。”据说很早以前薅打鼓草原是穷哥们换工互助的一种活动。地是自己从老林头开垦出来的，老林荒地原是无主的，可是，待地种熟了，地主来夺去了。于是，穷哥们只能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替地主薅打鼓草，那唱出来的打鼓草歌，怎能不饱和着怨和恨？

新社会的打鼓草歌，从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了。繁忙的夏锄时节一到，一帮鼓就是一支锄草的突击队。听吧，漫山遍野油绿茁壮的玉米林中，只要一帮鼓敲响了，邻近的鼓点歌声便会立即响应。久之，人们只需凭着对方的鼓点歌声，便可分辨出他们所属的队，以及参与锄草人数的多少来。有时，两架山梁的两帮鼓凑巧在山头相遇了，那用以相互鼓励的特别响亮的鼓点歌声，会久久地在山谷间回响。

打鼓草歌是时代的歌，是充满激情的欢乐的歌。山村的“打鼓匠”，不愧是社员群众心声的代言者。同是以薅草为题的歌，在“打鼓匠”的嘴里会唱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来。当政策充分调

动了社员伙的生产积极性，生产蒸蒸日上的年辰，“打鼓匠”唱的是：“天晴好薅草，落雨好扎苕。薅得包谷棒槌大，扎的红苕斤一条。”而当政策乱了套，领导生产者出现“瞎指挥”，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和社员伙劳动积极性的年辰，“打鼓匠”唱的是：“天晴喊扎苕，落雨叫薅草。薅草薅成长命草，扎苕扎出吊筋苕。”而只要一进了包谷地，“打鼓匠”的嘴巴就很难歇空也难控制了。有一个时期，薅打鼓草这一符合山区生产特点，受到群众欢迎的传统劳动形式，莫名其妙地被指控为抵触了“政治”而受到了“取缔”。在薅“哑巴草”的时候，“打鼓匠”见大家薅的没精打采，有些人干脆撑着锄把扯闲谈时，便又领头唱几句：“如今薅草怪事多，千张嘴巴不唱歌。两耳不听鼓声响，锄头把子撑脑壳。”奇怪的是，这没有鼓点伴奏的歌声，却会得到更热烈地应和。

是的，打鼓草歌是时代的歌。听吧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遍山漫岭油绿茁壮的包谷地里，打鼓草歌不是又唱起来了么？

鸭 群

前

些年，我和县里一位在商业部门工作的江南籍同志闲谈，他说，自己初进山区时工作也感到不习惯，因为家乡的“三多”，在这里变成了“三少”。并概举了事例：一，水面少；二，稻谷少。当他正待举第三例时，我代他补了一句：鲜鱼少。谁知他听了摇摇头说：“鸭群少。”这第三例，却是我未曾料到的。

听他讲，他们家乡的鸭也确实多。一群就是几百只、上千只。它们列队行进，往往首尾拉扯一里、半里长。如果在水面一撒开，白花花的一大片，乍看，还当是盛开的什么花儿呢！那里的鸭不仅多，而且驯养得好，它们赶路就很有趣：一只头鸭领头走，其余的随后紧跟着，一只只昂首挺胸、蹒跚迈步。有时偶尔也有几只“离

队”的，但只要一见到赶鸭人手中那细长的竹竿子轻轻一扬，便会赶快“归队”。它们有时穿过公路，一听见喇叭声，便会乖乖地闪在路的两旁，形成两路纵队，让汽车安然地在队列中行驶。最后，他还讲到过去他们家乡凡是鸭多的地方，水稻产量也高，市场供应也好，农民的收入也多。

听他讲了那许多鸭的趣事和养鸭的好处之后，我就在想：我们山乡虽然山多，但水也不少呀！不也有许多小河小溪流、塘库和大片的梯田么？要能让山乡的鸭，也象他们家乡那样多得能布成阵该多好啊！于是，便禁不住把我的想法告诉他。谁知他听后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原来，我的这个想法，对他早已是肥皂泡似的被现实碰得粉碎了。接着，他给我讲述了他到我们县号称“小水乡”的黄金坝去动员养鸭的经过。

他说，他早就看准了那坝上的大片稻田，在那里，一两群鸭的活动场所和吃食是没问题的。他曾专程去坝上找一个队长商量，看能否在那里搞一个养鸭的“点”。他把自己家乡前些年养鸭的情况向那位队长介绍，那队长听了也很感兴趣。但当他提出他们队里是否可以试一试时，那位队长却是连连地摇头。说他们队里过去是有私人养鸭的，但后来说是挖了集体的墙脚，非正当副